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五十一 史部

唐書卷一百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三十六

郭二張三王蘇薛程唐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少有奇節不治貲産父兄以為無

賴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謂曰世言汝頗多奇

士不謬也使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陽

翟郡公拜宋州刺史詔與勣經畧武牢以東所定州縣
委以選補竇建徳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計曰王
世克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跂足待建徳悉衆遠來糧餉
阻絶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氾水逐𣪍應變禽
殄必矣王然之賊平置酒大會洛陽宫語諸將曰孝恪
策禽賊王長先下漕功固在諸君右遷上柱國歷貝趙
江涇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改左驍衛將軍累加金紫
光祿大夫貞觀十六年拜涼州都督改安西都護西川

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絶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懽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焉耆生口七百還焉耆王王叛歸欲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即拜西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攴虜之帝悅降璽書褒勞俄拜崑丘道副大總管進討龜兹破其國城乃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龜兹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志今亡在外勢必為

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陰與城內胡為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鬭中流矢卒于待詔亦及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太宗責孝恪斥候不明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為舉哀高宗即位追還官爵贈待詔游擊將軍賻物三百段次子待封官左豹韜衛將軍咸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死為民

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隋相州刺史晥城郡公威孫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高祖從外孫也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彊每有求取所遺書輒稱詔敕邊吏奉承不敢郤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

朝廷議進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為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因舉徙代州遂撿校代州都督儉勸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羸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霫靺鞨諸蕃切畛高麗引衆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畧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畧地至遼西川漲久未度帝以為畏懦召還

見洛陽宮陳水草美惡山川險易并久不進狀帝悅拜行軍總管使領諸蕃騎為六軍前鋒時高麗候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進度遼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累封㫋城郡公後改東夷校尉官為都護府即以儉為都護永徽初加金紫光禄大夫卒年六十謚曰密儉兄大師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卒贈荆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儉

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文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為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垠壁完牆屋燎松丸墨為富家主薨還京師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為皇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姦豪脅息徙瀚海都護司馬坐

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遣侍醫療視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絶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再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壍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厮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磑簿其贏以濟饑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

活甚衆芝産其地裴行儉討遮匐奏為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寶為庭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畧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遂失蕃戎之和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簿啜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咽麪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為内應方

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譟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麫等皆驚潰烏鶻引兵遁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昔合時以為祥西域平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為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明年召方翼議西域事引見奉天宮賜食帝前帝見衣有汗漬處問其故具對熱海

苦戰狀視其創帝咨嗟久之賜賚良厚俄而妖賊白鐵
余以綏州反詔方翼與程務挺討之飛擔擊賊火其柵
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
完鎧方翼斷六扳畫虎文鉤聨解合賊馬怱見奔駭遂
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后時王后屬無在
者方翼自視功多冀不坐而后内欲因罪除之未得也
及務挺被殺即幷坐方翼追入朝捕送獄流崖州卒于
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子珣字伯玉與凡璵弟瑨以文學稱時號三王天授初
珣及進士第應制科遷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因進
見武后召問刑政嘉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
后不悅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為河南丞武三思
矯制貶臨川令宋璟輔政召授侍御史出許州長史歲
旱珣時假刺史事開廩振民即自劾玄宗赦之累遷工
部侍郎而瑨至中書舍人珣嘗為祕書少監數年而瑨
繼職終右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謚曰孝子鍔天寶

中歷右補闕殿中侍御史瑨子鉷自有傳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後徙始平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為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石率敢馬一百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

再遷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
軍臨清縣公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
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
等復引二萬騎為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
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藉
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
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陣間被甲而趨賊來即
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瘦卒勞無鬬

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
且公爲大將而閫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理
不其然胡不因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怛篤城有胡人
降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
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
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爲民擢定方伊麗道
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爲副出金
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獨祿擁衆萬帳降定

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牽十
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
卒據高攢矟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
入定方因其亂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
明日振兵復進五弩失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
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
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
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

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畋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骼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別封子慶節為武邑縣公會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

為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而賊堞馬頭川定方選精卒騎萬三千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鉅鹿三百戶遷左武衛大將軍出為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

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眞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為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為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禰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款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

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加慶節尚輦奉御未幾定方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浿江奪馬邑山為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悼之責謂侍臣曰定方於國有功當褎贈若等不言何邪乃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謚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為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

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奚
朱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會郎將劉
君卬為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
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
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
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
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
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

衆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上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宫山水暴至夜突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宫内帝遽出乗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為其所破虜係妻子王

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為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效死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畧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二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横山仁貴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禽之俄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

縣男詔副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慴皆降仁貴慮為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禽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有候

騎言虜輜重畜牧被野可往取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馳絶大漠至仙蕚河不見虜糧盡還人飢相食比入塞餘兵纔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為妾多納賕遺為有司劾奏以功見原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内附遣將軍龎同善高侃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為虜襲仁貴擊之斬數百級同善進次金山𧗠虜不敢前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為二衆即潰斬馘五千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男生

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輒破殺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畧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它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衞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擊之以援

吐谷渾待封嘗為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寛平可置二柵悉内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齎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没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

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没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為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為鷄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宫微卿我且為魚前日殄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絶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麾邪於是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

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
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
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
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
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
都督官給轝護喪還鄉里
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
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財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

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絶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
會俊臣得罪亦止後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
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醜虜馮㬥
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宫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
不討而解后納其言俄遷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
長史檢校左衛大將軍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玄宗
講武新豐詔訥爲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
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

勞明年契丹奚突厥連和數入邊訥建議請討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與訥帥衆二萬出檀州賓客議方暑士負戈贏糧深討恐無功姚元崇亦持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饋饟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而授紫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不如約爲虜覆盡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宣道及大將李思敬等八人有詔斬以徇獨賓客免盡奪訥官爵俄

而吐蕃大酋坌達延乞力徐等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
剽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王晙
擊之追及賊戰武階驛犄角劫之破其衆尾北至洮水
又戰長城堡殺鹵數萬禽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掠
及仗械不貲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行命紫
微舍人倪若水即軍陟功狀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
平陽郡公以子暢爲朝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
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隸節度俄爲朔方行軍大總管

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性沈勇寡言其用兵臨大敵益壯弟楚玉開元中為范陽節度使以不職廢生子嵩

嵩生燕薊間氣豪邁不肯事産利以膂力騎射自將豫安祿山亂晚為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長驅河朔嵩震懼迎拜軍門懷恩釋之奏為檢校刑部尚書相衞洺邢等州節度使方大亂後人亦厭禍嵩謹奉職頗有治名大歴初封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户號其軍為

昭義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七年卒贈太保詔
其弟嵩知留後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十年爲其將裴
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嵩奔洺州請入朝降服待罪
銀臺門赦之乃分其地以嵩族子擇爲相州刺史雄衛
州刺史堅洺州刺史承嗣誘雄亂不從遣客刺殺之初
嵩好蹴踘隱士劉鋼勸止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晷
刻歡嵩悦圖其形坐右嵩子平
平字坦塗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脅知

留務僞許之已而讓㝵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宰相杜黄裳擢為汝州刺史治有風績王師討蔡蘇左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左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道二十里以釃水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未幾復帥鄭滑李師道平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

為平盧軍從平為節度使王庭湊圍牛元翼棣州危詔

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餽餉陋

狹衆潰而歸推突將馬士端為帥劫屯士萬人薄州堞

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鋭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

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平引謀亂者二千人斬

堂皇下脅從皆縱還田里威震一方詔還檢校尚書右

僕射封魏國公在鎮六年兵鎧完礪徭賦均一寶歷初

入朝民鄣路願留數日得出拜檢校司空河中絳隰節

度使復得隷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更封韓
名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
子從字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
刺史隄文谷濾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
儲粟二萬斛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
擽為賑䘏使擽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衛上將軍
贈工部尚書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父名振隋大業末仕竇建徳為普

樂令盜不跡境俄棄賊自歸高祖詔授永寧令使率兵經畧河北即夜襲鄚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舍閲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鄚人感其仁劉黑闥陷洺州名振與刺史陳君賔自拔歸母妻為賊所得名振率衆千餘掠冀貝滄瀛等州邀擊糧道悉毀賊水陸餉具黑闥怒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拜營州長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黄金三百兩轉洺州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畧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

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號爲名將遷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擊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歷晉蒲二州刺史鏤方道總管卒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右領軍衛中郎將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會僞可汗阿史那伏念叛總管李文暕等三將以次奔

敗詔裴行儉討之以務挺副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赴之伏念懼乃間道降於行儉故裴炎以為非行儉功遷務挺右武衞將軍封平原郡公綏州部落稽白鐵余據城平叛建偽號署置百官進攻綏息大斌殺官吏火區舍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生禽白鐵余進左驍衞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張虔勗等豫廢中宗立豫王為皇帝累被褒賚以左武衞大將軍

為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綏禦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又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潛相援結后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其家突厥聞務挺死卒相慶為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劉審禮討吐蕃孝傑以副總管戰大非川為虜執贊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武后時為右鷹揚衛將軍孝傑居虜

中久悉其虚實長壽元年爲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兹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清源縣男證聖初復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會契丹李盡忠等叛有詔起白衣爲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與賊接道隘虜衆孝傑率鋭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以其

軍退援不至為虜所乗軍潰孝傑墮谷死士相蹂且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時張説以管記還白狀后問之説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深入以少當衆雖敗功可録也乃贈夏官尚書耿國公以其子無擇為朝散大夫遣使者斬宏暉使未至而宏暉已立功遂贖罪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為後周驃騎

大將軍休璟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彦舉明經高第為吳王府典籤改營州户曹參軍會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獨護山斬馘多遷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

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為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收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畧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聖歷中授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

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晝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

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誚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會契丹入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時中宗為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啓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闈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尚書右僕射賜邑戶三百封宋國公是歲大水上疏自

劾免不許累遷撿校吏部尚書景龍二年致仕未幾復
起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景雲初以
特進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備突厥停舊封别賜百户明
年復請老給一品全禄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贈荆州
大都督謚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
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
料敵未嘗敗初得封以賦絹數千散賙其族又出財數
十萬大爲塋墓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惟張仁愿議

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始
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婁尚宮方用
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為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
為時譏訾其當國亦無它毗益云子先慎至陳州刺史
先擇為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亶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
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
乃彌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

為皇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後王孝傑為吐
刺軍總管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
坐免擢仁愿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
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
如是乎擢為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即叙其麾下功仁
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
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為崇仁令以仁愿代為中丞
撿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

引去失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注傳遷并州都督長史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崗積府門畿甸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

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虚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絶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股慄役者盡力中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𣂏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

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却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恧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為賦詩祖道賞賚不訾遷鎮軍大將軍睿宗立乃致仕加兵部尚書稟禄全給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保仁愿為

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馬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在朔方奏用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鄠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總軍事太子文學劉彥昭為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為隨機皆著稱後至大官世名仁愿知人子之輔至趙州刺史張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使

王晙滄州景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為長安尉知名晙
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興吾宗長豪曠不樂
為衛檢事擢明經第始調清苑尉歴除殿中侍御史會
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
誅晙以思忠偏裨權不已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
誅固爭得釋晙亦出為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
有兵舊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郛罷戍卒堘江開屯田
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求歸上冢州人詣闕留

有詔桂往懼寇暴户口彫瘠宜即留以須政成在桂踰期年人丐刻石頌德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必欲殺之道出晙所晙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趣幽求懼曰勢且難全正恐累君奈何晙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絶晙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俄崔湜等誅幽求復執政故詔幽求爲刻石辭遷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並授節度進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

次大來谷其酋坌達延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而近晙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鏖突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以子班為朝散大夫又進并州都督長史明年突厥默啜為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

而小殺繼降降者稍稍叛去晙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
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儻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
使内伺邊鎛久必為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
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
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
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
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寛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
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

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戸居
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
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
安定故降戸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
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内地獲
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
廣屯戍為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胡塞滋成禍萌
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

乃赦晙將并州兵濟河以討晙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
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曰晙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
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
雪反風以奬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晙自東
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
總管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
降城之郘潛引突厥內擾晙密言上盡誘而誅之拜兵
部尚書復為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長

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晙討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
玄宗以宫人賜知運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
事父詎有常近閫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
晙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
故不協晙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晙賣已乃復叛晙
坐貶梓州刺史改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進吏部尚書太
原尹代張説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軍
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河東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

追會大禮晙以冰壯請留將兵待邊手勅慰勉會有人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晙詔源乾耀張說雜訊無狀以黨與貶蘄州刺史遷定州復以户部尚書為朔方軍節度使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曰忠烈晙氣貌偉特時謂為熊虎相慼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壹吏人畏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晙獨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矣子再觸逆鱗其殆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辨雖死弗悔晙卒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

士咸見晙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戶部郎中
陽伯成上疏請封晙墓表異之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
晙廟進諸子官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
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鬬獵取其國由鹿豕
然可謂選值其材歟夫寧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
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彊所不能邪据功
名之地則綽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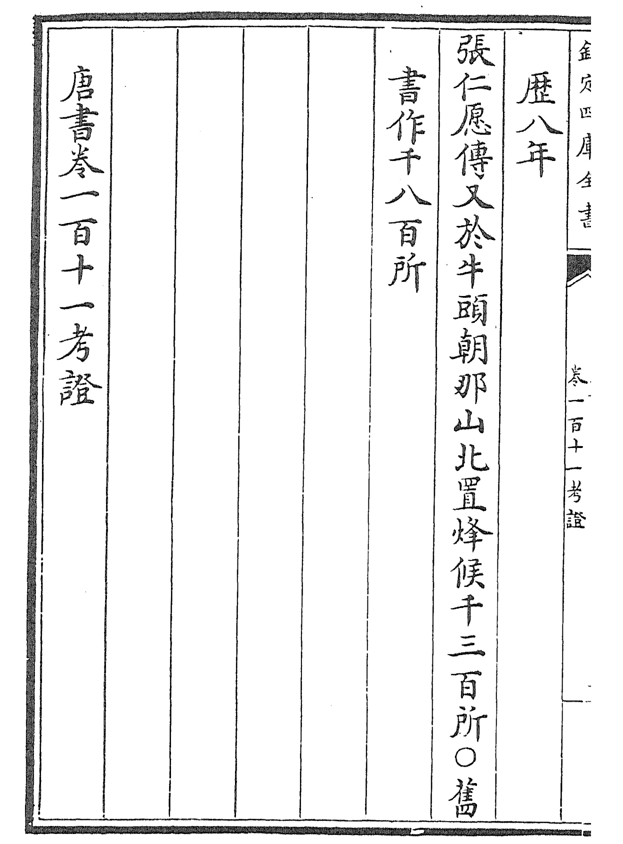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十一

唐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蘇烈傳出為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臣德潛按舊書制授熊津道大總管帥師討百濟當從舊書熊津在朝鮮國城南百濟海口也唐置熊津都督府于此

薛仁貴傳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舊書作溫沙門

仁貴孫嵩七年卒贈太保○舊書傳與新書紀皆作大



歷八年

張仁愿傳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〇舊書作千八百所

唐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二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三十七

王員韓蘇薛柳馮蔣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窶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謇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

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
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獨孤愻以儒
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愻確論義方引逮百家異同連拄
愻直出其上左右爲愻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条軍直
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甍
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素善張
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
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

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
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
徒為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跽立人人悅
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
誘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
神使奴負柩皎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
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遷雲陽丞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
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

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與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劒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逄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況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

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孜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户叅軍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五十五義方為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既死門人員半千何彦先行喪蒔松柏冢側三年乃去彦先

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始名餘慶生而孤為從父鞠愛羇丱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貧不

滿千錢有田三十畒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莩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嘗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搉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俄舉

岳授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求為左衛胄曹叅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即詔入閤供

奉遷司賓寺主薄稍與丘悅王劇石抱忠同為弘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擢累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狹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除棣州刺史復入弘文館為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豪蘄二州刺史半千不顧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為太子右諭德仍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表丐骸骨有詔聽朝朔望半

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葬焉吏民哭野中抱忠長安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長史為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募廉潔而奇號清平二人坐綦連耀伏誅悅河南人亦善論譔仕至岐王傅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為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佑異其

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
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
劒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廚宰飲以
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
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
大饑開倉振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
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
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

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為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譖思彥出為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昭大逆思彥按釋其冤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閱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

為御史俄出為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為頌餉縑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為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玄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乾封丞故徙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邡令鄧惲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諉公比其斥而惲

已為文昌左丞子琬

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姻勸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

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窳吏貪者士恥同
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
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
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維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
巧智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剝之憂
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
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
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為立身之階仁義為百行之本

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沈者為黠剛正者為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棊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

今婦徭女役常不知怪謂露時河内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員者有司以為名教不取今謂為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橦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橦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顧刻剝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杖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

積粟相夸今匿貲示羸以相尚往吏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費其勇今差勒閭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羇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出監

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穀賤縑益貴丁別二縑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擻罷督乃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

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
不傳位東宮休養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竝興且梁河
内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
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
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令尚幼且擇立師傅養
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
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
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寓縣指河

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
基曰前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
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
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
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
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
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
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

下書聞不報於是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搆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東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邪正糅進獄訟寃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閲數朞位勢隆

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
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
諫受戮虚死無名況賊虜方彊賦斂重困而自縱譊慝
揺變遐邇臣恐四夷抵目窺覘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
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闗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
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宫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
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
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

其羽翅無使驕横為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
客邀殺之頼鳳閣舍人桓彦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
初為習藝館内教節愍太子難或譖安恒豫謀死獄中
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為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
民聞人遂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
史輔公祏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
汾侯終泉州刺史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

堅劉子玄齊名調閬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
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
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
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為先雕文為後故人
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昔李陵降
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
勝於名則貪暴滋煽蓋冀鈌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
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

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修爲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爲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覔舉覔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

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棄疎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禦昔吴起將戰左右進劒吴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盖不取弓劒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寛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

賢不隱貪禄不專矣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黌門服改氊罽語習楚夏窺覘圖史成

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
在後昔中公奔晉使子孤庸為吳行人敎吳戰陣使之
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
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
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漠
謂穹廬賢於城郭氊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
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
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

嘗内徙不過㓾邊人繒綵麴蘖歸隂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効忠日磾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絶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久之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閭境頼安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為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

矣遂劾奏反爲主所構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
初爲東都留守再爲太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
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
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
營明堂琱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爲鐵鸑金龍丹雘
珠玉乃商瓊臺夏瑶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自
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

久不報契丹叛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之懦懾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係華人為賊詿誤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曰詿誤之人無良邊吏教習城不完固為虜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當是時契丹陷幽州饋餉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

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璹曰秦漢皆有税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邊奈何使陛下効之后曰止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瑞雷邪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今陽氣僨升而陰冰激射此大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

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偽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為罷朝然以剛正故官齟齬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禮隋大業末為王屋長陷李密已而歸京師姿貌魁異高祖奇之以外孫竇妻之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史進散騎常侍代還數年不得調持凡喪方葬會太宗幸南山因得召見哀之數日入對北門拜光祿少卿亨射獵無檢

帝謂曰卿於朕舊且親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亨由是痛飭厲謝賓客身安靜素力吏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恭澤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為右率府鎧曹叅軍四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寧宜城安定諸公主及后女弟郕容上官與其母鄭尚宮柴隴西夫人趙及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號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疏曰臣聞藥不毒

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吉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紀綱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闤闠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誡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韋

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不容濫雪也陛
下何不能恐於此而能恐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
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令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
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
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為大累微成高勿謂何
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
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
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

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頃者韋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内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令鄙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修其終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

下畏親貴為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禄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數求俊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道羞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讜者賞之則忠讜進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

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啟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為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文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令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藪澤書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禄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侔人

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
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
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
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
矯枉鑒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覩過務善書曰三風
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惟
陛下黜奢僭驕怠進樸素行業以勖其非心臣聞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啟
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
矣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
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
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
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
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廉費明
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

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子為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澤從祖範[illegible]

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敢不盡

愚帝乃解高宗時歴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頲字子卲以父隋時使高麗卒焉故往迎喪號踊盡哀
為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為皇后遷中
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為吏部尚書后廢
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搆頲通宫掖謀行鴆毒與褚遂
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朞以上親並流嶺表
頲房隸桂州為奴婢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緣坐
者悉免開元初澤凡涣為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頲

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戮雖被原雪而
子孫殆盡唯曾孫無忝客籍冀州陛下先天後詔書嘗
任宰相並錄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𡨋窆未還
後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無忝護喪
柩歸鄉里官給喪事無忝後歷潭州都督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蓋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
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為內史舍人奉詔
討李密為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

慼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曰公家事
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噬何
邪密囚之餓為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謚壯武
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劒
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甚賴歴尚書左丞甞密諫
帝中宫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為武
后所惡元常在職修舉識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帝不豫
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

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偽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為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道徙眉州刺史劒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詔便驛赴官安南酋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忩不錄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為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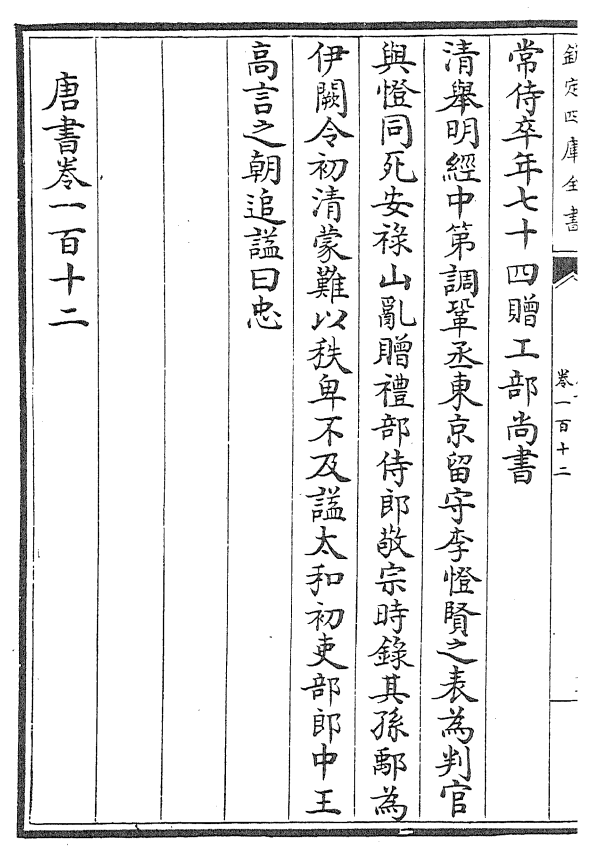
下獄死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
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
願通婚
從弟元淑及后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善去惡
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
斥俸餘以給貧窮咸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苦
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剛
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循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秒罪

不貸出為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宣慰百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性孤潔自守唯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

子沇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兄演滔弟清俱為才吏有名天寶間始河南尹韓朝宗裴迥嘗委訊覆撿句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羣僚莫

能望也乾元中歷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
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沇賢令供
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以刑部
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運出納使元載持政守道士類
不遷沇以故滯郎位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議恨沇屈
故擢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
稱職德宗出奉天沇奔行在為賊所拘欲誘署偽職沇
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



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清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留守李憕賢之表為判官

與憕同死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鄠為

伊闕令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謚太和初吏部郎中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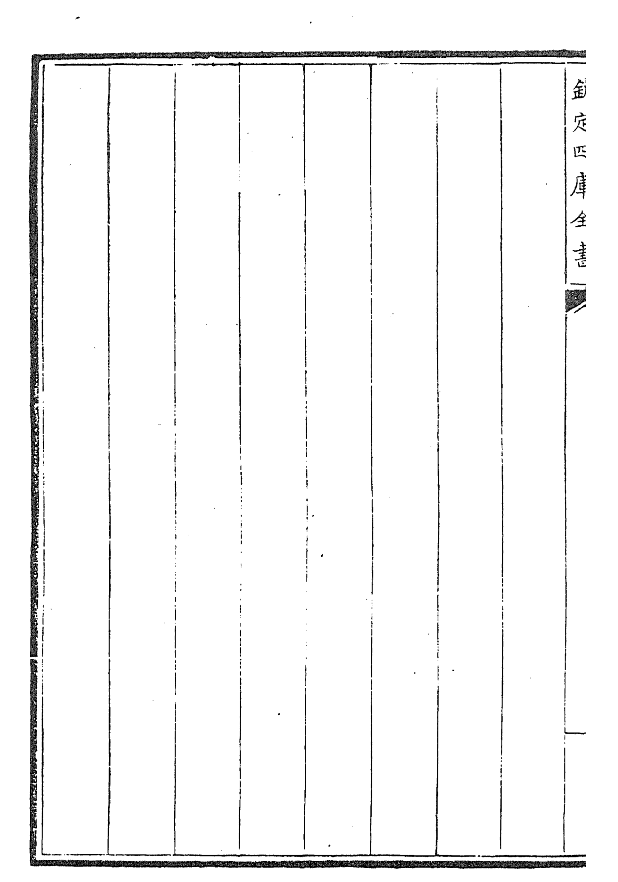
高言之朝追謚曰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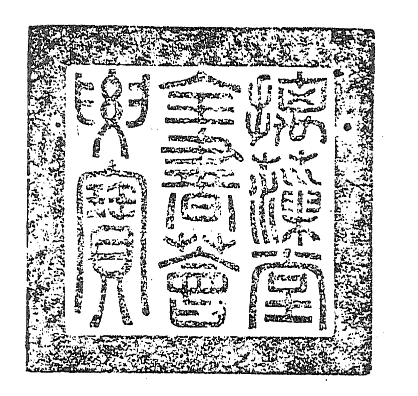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十二

謹案卷一百十一第二十七頁前八行年那山刊
本年作朝據舊唐書改

卷一百十二前一行婦徭女役刊本婦訛夫據明
監本改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安南酋領刊本酋訛奠據毛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申嵐